

福建錢曲傳統割日生集

薌 剧

第四集

龙溪专署文化局合編
福建省戏曲研究所

目 錄

一、八件衣	(1)
二、金魁星	(26)
三、三条件	(45)
四、父子爭妻	(53)
五、陈春生与馬貽順	(72)
六、乾坤宝鏡	(87)
七、李金白	(110)
八、月台夢	(130)
九、金瑞草	(158)
十、蔡牽傳	(173)
十一、閩江漁淚	(194)
十二、錦香亭	(215)
十三、春麥記	(246)
十四、三打 隘	(282)

八件衣

口述：郭金朝

人物：
宋仁宗 太监
严雨山 杜氏
火将 杜新民
馬洪 馬成
当店主 李三
趙虎 客店主

四番将
王廷齡
張成玉
杜家人
馬金定
王朝
文物官

四将
包文正
家人
杜金蓮
众亲友
馬汉
小鬼

第一場

〔韃靼元帥與四番將上。
韃元帥：奉狼主旨意，領兵五萬，
侵犯中原花花世界。众小番，
兵馬可齊備？
四番將：兵馬齊備。
韃元帥：帶槍上馬。（下）〕

本帥張云品，大宋仁宗駕下，
官拜九門提督。可恨韃靼國，
并無年年進貢，焉敢興兵侵犯
中原。吾奉萬歲旨意，挂為兵
馬大元帥，領兵五萬，與番狗
交戰，众將軍，兵馬可齊備？

四將：兵馬齊備。

張云品：起槍帶馬。（下）

第二場

〔开堂，張云品，四將
上。
張云品：（唸）
奉旨出朝廷，
万里江山万里榮，
文官一笔安天下，
武官開刀見太平。〕

第三場

〔戰場上，兩方交戰。
張云品：呔！大胆番狗，並無年年
進貢，歲歲來朝，還敢興兵侵
犯，快快下馬就綁，如若不
然，寸草難容。
韃元帥：通名過來。
張云品：本帥張云品。
韃元帥：張云品，張云品，我奉狼

主之命，侵犯中原花花世界，还不下馬归降，不然者鸡犬不留。

張云品：呸！开口甚大，番狗莫走看枪！

韓元帥：杀！

〔双方交战，番兵大败，番帅被擒，过場〕

第四場

〔張云品开帳。〕

張云品：大胆番狗，无才能被本帥所擒，好好写出降书降表，年年进貢，不然者，将你过刀！

韓元帥：这……罢了，今日被你所擒，願投貴國，写出降书降表。

張云品：既然願降，將軍，將元帥放細，快快写下降书降表。

韓元帥：待我写来。

張云品：待本帥一覩。（吹介）对你狠主提明，好好年年进貢，岁岁来朝，若无者，本帥踏入你国，寸草不留。众將軍，将他赶出。（众将赶番帅出）今日旗开得胜，馬到成功，應該班师回朝。众將軍、帶馬。（众同下）

第五場

〔太監引宋仁宗，严雨

山，朱光龙，包文正，王延齡等上。〕

宋仁宗：（唱）

日照龍鱗点点金，
滿朝文武进朝廷，
有事文武来启奏，
无事文武退两边。

寡人，大宋仁宗在位，可恨韓靼并无年年进貢，还敢兴兵侵犯边境，孤王出旨一道，令張云品挂帥，領兵五万与他抵敵，不知勝敗如何。內侍，宣开龙门。

張云品：启事。

太監：何事？

張云品：張云品进朝。

太監：启奏万岁，張云品进朝。

宋仁宗：隨旨上朝。

太監：隨旨上朝。

張云品：請，臣張云品見駕，吾皇万岁，万万岁。

宋仁宗：張卿平身。

張云品：謝万岁。

宋仁宗：張卿，孤王令你剿除番狗，未知勝敗如何？

張云品：启奏万岁，臣領旨与番狗交战，旗开得胜，馬到成功，番狗願年年进貢，岁岁来朝，有降书降表，請万岁龙眼觀看。

宋仁宗：啊哈哈！張卿征番有功，孤王龙心大喜，賜你黃金百

两，綢緞千匹。

張云品：謝主龍恩，臣奏万岁：只因臣年老岁多，意欲告職回乡，请旨定夺。

宋仁宗：張卿尽忠为国，又是年老岁多，孤就准你告老回乡。

張云品：臣領旨。

王延齡：臣启奏万岁，揚高县令三年一期已滿，請万岁欽点大臣继任。

宋仁宗：这……不知要令何人继任。

王延齡：启奏万岁，大班中严雨山可任之。

宋仁宗：卿奏有理，待孤出旨。严卿。

严雨山：臣在。

宋仁宗：孤出旨一道，令你往到揚高县接任，領旨下殿。

严雨山：領旨。（下）

王延齡：臣启万岁，通州府賊馬甚多，請万岁欽点大臣往通州府出巡。剿除賊馬，請旨定夺。

宋仁宗：既然如此，待孤出旨。包卿听旨。

包文正：臣在。

宋仁宗：孤出旨一道，令你往通州府出巡，剿除賊馬，領旨下殿。

包文正：為臣領旨。（下）

宋仁宗：众卿，孤王朝事已毕。

众 臣：請駕回宮。

第六場

〔杜氏、張成玉、二家將上。〕

杜 氏：（唱）

相公出征未回来，
老身想着心挂碍，
母子厅堂来等待，
早早得胜回返来。

老身，杜氏。

張成玉：小生，張成玉。

杜 氏：配夫張云品，夫妻結发，单生一子，名叫張成玉。从前为我子与我甥女指腹为婚，如今我子年紀長成，未曾过家娶亲，只因相公奉万岁旨意，挂帅征剿番邦，未知勝敗如何？母子挂念在心。

內 白：报，元帥回府。

家 人：启稟夫人，老爺回府。

杜 氏：既是相公回府，我儿，一同出外迎接。（吹介，出接，云品入）

杜 氏：參見相公。

張成玉：參見爹爹。

張云品：免，夫人椅便同坐。

杜 氏：謝坐。未知相公奉旨征伐，勝敗如何？

張云品：本帥奉旨征伐，得勝回來。只因本帥年老岁多，奏知圣上，告老回乡，圣上准旨。

夫人，我儿，入内收拾行李，
即日回乡。

杜氏：遵命。
張成玉：

張云品：家人，备办车轎馬匹。
家人：遵命。

杜氏：收拾已备。
張成玉：

張云品：家人，馬轎侍候。
家人：遵命。

第七場

[火神及二火將上。]

火神：吾乃火神，奉玉帝旨意，
張云品岁寿該終，成玉母子有
百日患難，火燒張府，二火
將，驅起云头。（下）

第八場

[云品一家上。]

張云品：观看日色黃昏，各人回房
安眠。

[更鼓吹介，火神及二火
將出。]

火神：來到張府，放火燒化。

[火燒過場，云品、杜
氏、成玉逃出，云品昏倒。]

張云品：（唱）
茫茫渺渺不知机，
三魂七魄飞半天，
府門被火燒了离，

一家无处安身居。

夫人、我儿，只因府中被火燒
成平地，老夫被燒得滿身疼痛，
恐怕命会去世。

杜氏：想不到相公告老回乡，能
培养子儿功名成就，那知府門
被天火燒成平地，相公被燒遍
体受伤，若相公有三长二短，
放下母子要靠何人？

張云品：（吐血）夫人、子儿，老
夫一命若去世，你母子可暫尋
草房安身，然后命儿往揚高县
寻找旧台杜新民，望他照應
儿子功名成器，与他表妹成
亲。

張成玉：爹爹不必哀叹，待孩儿請
名医調治。

張云品：哎呀！（吐血不止，死）

杜氏：（唱）

看見相公來身死，
放下母子要怎样，

張成玉：子儿望爹來成池，
无想你回家命归天。

家人：夫人，公子，休要啼哭，
既然老爷已死，該將屍首收
埋。

張成玉：家中一时被火燒尽，并无
半文銀錢收埋。

家人：是呀，家中一时被火燒
化，那有銀錢。我想先将老爷
尸首扶上山頂，我去借鋤头、
粪箕安埋。

杜氏：有劳家人。这样好意，我母子二人感恩不尽。

第九場

〔杜新民及家人上。〕

杜新民：（噫）

年老白如霜，
面貌不相同。

老汉，杜新民，家在揚高县居住，妻早年亡故，单生一女，名叫杜金蓮，从前与我外甥張成玉指腹为婚，如今女儿年已长成，因何未曾过府认亲，老汉放心不下，家人侍候。

家人：遵命。

張成玉：走！观看来到舅父家門，
內面有何人在？

家人：来了，这位客官，高姓尊名？

張成玉：小人張成玉，要求見我舅父杜新民。

家人：在此伺候，待我入內通稟。（入）稟員外，外面有一位張成玉要來求見。

杜新民：喫！既是我外甥來到，請進。

家人：是。有請張公子進見。

張成玉：帶路。

家人：隨來。

張成玉：拜見舅父。

杜新民：外甥免禮，椅便請坐。

張成玉：謝坐。

杜新民：喫！外甥為啥緣故，衣裳襤襤，披頭散發，为了何故？

張成玉：舅父有所不知，一言难尽。（唱）

未开言淚流滿面，
只因我爹告老回乡，
不幸家門被火燒离，
爹亲致病身死，
母子无处安居，
暫住草茅里，
三餐難度肚中饥饿，
奉母之命意，
过府望舅父成池，
未知舅父啥主意？

杜新民：（唱）

听你言語暗伤悲，
妹丈一命來身死，
外甥放心免挂意，
舅父當然成全你。

既然如此，外甥休得悲伤，應該入內改換衣裳。家人，帶我外甥往到書軒改換衣裳，好礼款待。

家人：遵命。

張成玉：感謝舅父。（下）

杜新民：既然我外甥來我家中，應該对我女兒言明（向內）女兒何在？

杜金蓮：来了。听见爹爹有声喚，
近前問因端。參見爹爹。

杜新民：免了，坐在一边。

杜金蓮：謝爹爹，未知叫女兒出堂，為啥緣故？

杜新民：只因你姑丈被火燒死，你姑母三餐難度，令你表哥來此探親，現暫住書軒，我想今年乃大比科年，望女兒入內備辦几件衣服給他上京赴考。

杜金蓮：女兒遵命。請爹爹入內。

(新民下)待奴家上樓備辦。
(金蓮備辦八件衣裳，十兩銀子，一只綉鞋)這八件衣裳給他途中改換，暗放十兩銀給他途中作盤纏，一只綉鞋給他為作憑據，才不會下日他功名成器，忘却我的終身。備辦完備，該下樓稟知爹親，待我下樓。爹爹有請。

杜新民：來了。女兒備辦如何？

杜金蓮：女兒備辦八件衣裳，給表哥路中替換。

杜新民：還有何物？

杜金蓮：喫！無無，并無何物。

杜新民：既然如此，女兒退下。

(金蓮下)家人何在？

家人：來了。員外何事？

杜新民：請我外甥出堂。

家人：張公子請出。

張成玉：來了。舅父何事？

杜新民：只因今年大比科年，你舅父就令你上京求取功名，若功名會成器，也可與你表妹成

親，致蔭你母親。

張成玉：遵命。

杜新民：家人，入內備一百兩銀子來。

家人：遵命。

杜新民：外甥，你舅父一百兩銀子給你作為盤纏，你表妹備辦八件衣裳給你路中改換。

張成玉：感謝舅父好意，就此告別了。(唱)

告別舅父要起行，
意愛上京求功名，
若是功名會寸進，
回來與表妹完亲。

第十場

白水江：白水江，在高揚縣當捕頭，暗中非為亂作，殺人放火。今日下街巡查，聽講馬洪家財萬貫，又兼今日是他壽誕，待俺今夜三更闖入馬家，盜取財物，就是這樣主意。

(下)

第十一場

馬 洪：老伙仔(老头之意)馬洪，老妻早死，生下一女，名叫馬金定，年紀長成，未曾配親，今日是我壽誕日期。家人何在？

馬 成：員外何事？

馬 洪：今日是我老伙仔壽日，快叫我女兒出堂。

馬 成：遵命。姑娘有請。

馬金定：參見爹爹。

馬 洪：免了，坐下。

馬金定：未知爹爹，叫女兒出來，有何交代？

馬 洪：今日是你父親壽辰，無想來拜壽，你在內面做什么？

馬金定：我在內面做新衣服，要給父親拜壽。

馬 洪：對！好，吩咐家人，點燈結彩，動起鼓樂。

馬 成：是。

〔拜壽，眾亲友上。〕

众亲友：今日乃是馬員外壽辰，待我們拜一拜。

馬 洪：免了。

众亲友：該拜。

馬 洪：今日大家來拜壽，真是歡喜，女兒，入內備辦酒宴，家人，帶眾亲友入內飲酒。（同下）

〔三更，白水江上，闖入馬家盜偷。〕

馬 成：哎呀！是什么人扒櫈門，一定有賊，捉賊！（白水江跳上牆）

白水江：殺！

〔馬成被殺死，水江下，馬洪、金定提燈上。〕

馬 洪：哎呀！內面兵兵叫，啥

事？呀！馬成倒在地上，哎呀！馬成給人殺死，這要如何，明天趕緊報老子知道，才不會講我害死馬成。家財飛去。（下）

第十二場

〔揚高县令严雨山，白水江，左右四人上，開堂。〕

严雨山：下官嚴雨山，奉万岁旨意，受任揚高县令，今日乃是三六九期。左右，挂起放告牌。

左 右：是。挂起放告牌。

馬 洪：來到公堂，待我擊鼓。

左 右：稟老子，有人擊鼓。

严雨山：白水江，控告人帶上。

白水江：遵命。呔！你是何人，打鬧堂鼓？

馬 洪：老伙仔馬洪，有冤枉。

白水江：隨我上堂。

馬 洪：老伙仔馬洪拜見老子。

严雨山：馬洪，打鬧堂鼓，有何冤枉？快講。

馬 洪：启稟老子，只因昨夜三更之时，我府中財物被賊所搶，家人馬成被殺，望老子作主。

严雨山：既然如此，死尸可有在你府中？

馬 洪：現在府中，請老子過府檢尸。

严雨山：既有尸首，待本县过府檢尸。来！打轎前往。

〔連台到，金定出接。〕

严雨山：尸首在那里？

馬 洪：在后面。

严雨山：白水江，就将馬成尸首带上。

白水江：遵命。（下带尸首上）启稟老爷，馬成乃是被刀所杀，请老爷观看。

严雨山：待我觀來。（乱介）來呀！將尸首帶下。馬洪，既然馬成被人杀死，候等三天，本縣擒拿兇手，公堂到案。來呀！打轎回府。

〔馬洪、金定下，連台到，升堂。〕

白水江來，火簽一支，命你擒拿兇手，三天到案，不得有誤。退堂。（同左右下）

白水江：哎呀！殺死馬成，兇手乃是我所做，叫俺要如何是好，这这这……（乱介）有了，我不如帶左右下街往當店一下，若有人典當，有言語支吾，我即將他打办為兇手。就是这个主意。來！左右何在？

左 右：差头，何事？

白水江：隨我下街，擒拿兇手。

（過場）

張成玉：来了。

（唱）小人漫步要起行，

意欲上京求功名，一百兩銀來失去，难得上京求名利。

小人張成玉，不幸爹爹被天火燒死，奉母之命，到舅父家中，承舅父好意，賜我一百兩銀，八件衣，不幸途中銀兩遺失，今无分文，上京求取功名，這要如何是好？呀！有了，我不如將八件衣裳典當，以作盤川。待我向前尋找當店典當就是。

〔過場，店主上。〕

店 主：我在这里開一間當店，今日天气清和，開起店門。

〔白水江及二左右上。〕

白水江：走！來到店口，待我入內。左右，喊拿就拿，喊縛就縛。

左 右：是。

店 主：（自言自語）張三來當裙一件。紋銀四兩……

白水江：呔！

店 主：哎！原来是白大爺，失罪，失罪，坐坐坐，不知白大爺來此何事？

白水江：店主，只因昨夜馬家失竊，家人被殺，俺奉老爺之命，牽尋兇犯，你店中若有人典當財物，言語不对，你对本爺爺提明，不可疏忽。

店 主：既是如此，好好，白大

爷，到店內面請坐，吃茶，若有人来典当，言語不好勢，我即叫你出来。

〔水江及左右下，成玉上。〕

張成玉：走！来到当店，待我入內。店东請了。

店 主：喫！客官請了。客官，你是問路，或是典當？

張成玉：小人張成玉，因上京求取功名，途中遺失銀兩，欲典當八件衣裳，以作盤纏。

店 主：既然如此，拿來我看。你包袱中有什么東西？要典當多少錢？

張成玉：包袱中只有八件衣裳，并无他物，要典當十兩銀錢。

店 主：既是如此，你那廂請坐。待我看來。（旁白）哎呀！包袱中有十兩銀錢和一个鞋，他讲要當十兩，这明明不是他的物件，哎呀！我赶紧報知白大爷。（向內）白大爷有請。

白水江：店东何事？

店 主：（拉旁白）白大爷，那个客官要典當包袱一件，他讲內中有八件衣裳，那知还有紋銀十兩，綉鞋一部，这言語大有出入，不知你要如何打算？

白水江：站在一邊，俺自有道理，待俺拆开包袱观看。（旁白）哎呀！果然有綉鞋一双与十兩

銀，待俺将此人打办为作兇手，就是这个主意，（对成玉）这位客官請了。

張成玉：請了。

白水江：未知客官，貴姓尊名？

張成玉：小人張成玉。

白水江：張成玉，你包袱內中有何物件？要典當多少銀兩。

張成玉：单单八件衣裳，要當十兩銀子。

白水江：當真并無其他東西？

張成玉：當真。

白水江：來呀，將張成玉縛綑。

張成玉：嘆？店當，你縛我何事？

白水江：你真好大胆，昨夜竟敢到馬洪家中盜取財物，杀死馬成，是何道理？

張成玉：小人并無作出此事。冤枉，冤枉！

白水江：不管，來呀！將他帶到公堂。

〔过場，白水江击鼓，升堂。〕

严雨山：击鼓何事？

白水江：肩稟老爺，只因張犯成玉，往當店典當，言語不对，包袱中加十兩銀子，一双綉鞋，这显然与馬府被盜一案有关，望老爺裁夺。

严雨山：帶上来，放綁綑。

張成玉：叩見老爺。

严雨山：張成玉，你包袱中多少東

西？要当多少銀兩？照实讲来。如有差錯，本县不留情了。

張成玉：老爺有所不知，只因我上京求取功名，途中銀兩遺失，而將包袱中八件衣裳典當十兩銀子。

严雨山：单只八件衣，沒有他物？

張成玉：单单八件衣裳，并无他物。

严雨山：白水江，将包袱當堂檢驗。

白水江：老爺，內中八件衣裳不錯，但加十兩銀子，一双綉鞋，請老爺觀看。

严雨山：待本縣觀看。哎呀！白水江來，將包袱收起。呸！張成玉，因何抗礼不跪！

張成玉：小人乃是譽門秀才，孔門之生，身无犯罪，跪不得。

严雨山：既然如此，白水江來，將馬洪帶上堂對質。

白水江：遵命。（下帶馬洪上）
（外白）馬洪。

馬 洪：白大爺，傳我何事？

白水江：兇手已被老爺捉到，要傳你當堂對証，你家中遺失何物？

馬 洪：这……我還不知遺失什
么物件。

〔白〕水江以手掩馬洪口。

白水江：既然你不知失了何物，在

公堂老爺問你，你就看我手号。

馬 洪：这……

白水江：不必多言，隨我进入。

馬 洪：參見老爺。

严雨山：馬洪，兇手張成玉已被我捉到，傳你上公堂對証口供。
未知你家中失了何物？

馬 洪：失落何物嗎？（水江作手号，八件衣）喫！我家中失落八件衣裳。

严雨山：还有何物？

馬 洪：何物嗎？（水江作一个綉鞋手号）喫！还有一部綉鞋。

严雨山：还有何物？

馬 洪：何物嗎？（水江作十兩銀手号）喫！还有十兩銀。

严雨山：还有何物？

馬 洪：喫！（水江搖手）沒有，沒有了。

严雨山：口供不錯。馬洪，兇手已被我捉到，你尽管回去，本官自有道理，判斷此案。

馬 洪：叩謝老爺。（下）

严雨山：張成玉，你昨夜往馬府盜取財物，杀死馬成，还不招认？

張成玉：且慢，小人并无作出此事，要叫我从何招来。

严雨山：不招？白水江來！命你往到孔門先生家中，对他提明，讲張成玉盜取財物，杀害人

命，叫他公堂討保。不得有誤。

白水江：遵命。（下又上）肩稟老爺，孔門先生提明，張成玉殺死人家，不敢討保。請你秉公判斷。

严雨山：既然如此，將張成玉脫起頭巾。張成玉，招不招。

張成玉：无作此事，招不得。

严雨山：大胆張成玉，殺死人命，盜取財物，还不招认？鼓不打不响，人不打不招，來呀！將張成玉重打四十大板。

左 右：遵命。（开板）

張成玉：（唱）

茫茫渺渺不知机，
可恨狗官太不是，
屈打成招就是你，
成玉无作难招起。

严雨山：張成玉，快快招认，免得本官下重刑。

張成玉：狗官真真可恨！

（唱）

狗官做事太不明，
成玉无作难招认，
任你打，任你刑，
死也不认，

你做事应三思而后行。

白水江：老爷，小子这样不該，辱罵老爺，應該把他乱棍打死。

严雨山：小奴才，可恨！

（唱）

本县听着气冲天，

罵声成玉太不是，

辱罵本官太无理，
應該把你来打死。

来呀！把張成玉乱棍打死！

左 右：是！打打打！

〔成玉被打不願，上前与雨山拼命，被雨山用硯打中头額。

張成玉：哎呀！

白水江：肩稟老爷，兇手死了。

严雨山：哎呀！你看，張成玉口供不招，被我乱棍打死，上司知情，下官紗帽難戴，这这……

白水江：肩稟老爷，張成玉口供不招认，將他打死，恐上司知情，性命難保，我心想一計，候今夜更深夜靜，將尸抛下深淵，神不知，鬼不覺。

严雨山：若上司知情呢？

白水江：上司知情，俺担当得了。

严雨山：你有胆量？

白水江：有胆量。

严雨山：来！將張成玉尸首抬入內去。白水江，退下。

第十三場

杜新民：不好了，不好了，

（唱）

可恨狗官太不該，
打死外甥为何来，
待我回家告訴女儿知，
公堂審理再安排。

你看，我外甥不知为啥緣故，
被揚高县捉到公堂，被他乱棍
打死，老汉赶紧回家告知女儿
一番，再作道理（至家）女儿
何在？女儿何在？

杜金蓮：爹爹何事？

杜新民：女儿，大事不好了。

杜金蓮：何事惊惶？

杜新民：你表哥被揚高县捉到公
堂，被乱棍打死。

杜金蓮：此事当真？

杜新民：当真。

杜金蓮：哎呀！（昏倒）

杜新民：女儿醒来！女儿醒来！

杜金蓮：哎！

（唱）

茫茫渺渺不知机，
三魂七魄飞半天，
表哥既是一命来死，
亏我青春要怎呢？

杜新民：（唱）

我問女儿的言語，
包袱中不知款啥物？
怎样被狗官捉去，
当堂不招被乱棍打死。

杜金蓮：（唱）

只是表哥太薄命，
包袱內中有包銀，
一部綉鞋包內面，
八件衣裳來給他。

杜新民：（唱）

听见言語气冲天，

我罵逆女太不是，
因何銀兩不敢讲起，
一双綉鞋給他做什么？

杜金蓮：（唱）

爹爹听儿来讲起，
只因我終身來配他，
十两銀子給他作盤纏，
一双綉鞋給他作凭证。

杜新民：（唱）

听你言語暗伤悲，
因何不敢对你爹讲起，

杜金蓮：（唱）

恐怕爹爹來責备，
所以才不敢对你通知。

杜新民：女儿呀女儿！既是你的款十
两銀子，一部綉鞋，不敢向我
提明，如今你表哥被乱棍打
死，亏你表哥死得不明不白。

杜金蓮：爹爹呀爹爹，这是女儿不
是，不敢对爹提明，因此害死
表哥死得不明不白，狗官这样
无理，女儿願往公堂为表哥伸
冤。

杜新民：且慢，且慢，你是女娘之
輩，那能往公堂伸冤，岂不被外
人耻笑，千万不可，不可！

杜金蓮：爹爹，事到如今，表哥无
故来死，女儿願往公堂，怕什
么不便，望爹爹应承。

杜新民：罢了，女儿，为父願与
你同行，你我入內裝办（下又
上）女儿隨我来。

(唱)

父女相随来起行，
狗官办事太不明，
口供不招用重刑，
害死成玉命归阴。
〔连台至公堂，击鼓，升堂。〕

严雨山：何人大闹堂鼓？带上来！

白水江：遵命。呔！击鼓何事？

杜新民：老汉父女有冤枉。

白水江：冤枉进来。

严雨山：老头儿几何名何姓？报出下
官得知。

杜新民：(唱)

老汉杜新民我名字，
张成玉因何被打死。

严雨山：(唱)

张成玉去闯洪家中，
盗取财物打死马成。

杜金莲：(唱)

张成玉是我表哥，
杀死人命总是无。

白水江：(唱)

杀死马成就是他，
公堂不招来打死。

杜金莲：(唱)

狗官做事无道理，
杀死马成有何证据？

严雨山：(唱)

当堂马洪来告起，
证据明明应该死。

杜金莲：(唱)

口供无供来打死，

我一定要向上司去告你。

白水江：(唱)

贱人讲话太无理，
一刀将你来杀死。

(杀介)

杜金莲：且慢，老爷听说：

(唱)

老爷无讲不知机，
杜金莲我就是，
只因表哥张成玉他，
他爹被火来烧死，

母子无处安身居，
奉母之命来我家里，
我爹对我有讲起，
讲他要上京求名利，
并无路费作盘缠，
因此我款过八件衣，
十两银子一部绣鞋包在内
里。

这是我亲手款给他，
因何将他来打死？

严雨山：(唱)

听你讲出也是有道理，
十两银子一部绣鞋为何不知机？

杜金莲：(唱)

深闺女子不便讲起，
恐怕爹爹来责备，
因此才暗中放下去，
全望老爷秉公察理。

严雨山：(唱)

杜金莲你免哭免伤悲，

非是本官无察理，
只因馬成被杀死，
这是馬洪来告他。

杜金蓮：（唱）

既然馬洪来告証，
請他上公堂对明。

严雨山：（唱）

本官听着有情理，
出了火签去傳馬洪他。
就叫白水江你，
火簽有一支，
去傳馬洪莫延迟。

白水江：遵命。

〔下帶馬洪上，与馬金定
在堂外。〕

馬 洪：（唱）

白大爺火簽傳我来到这，
不知是要作啥代志（事
情）？

白水江：（唱）

只因杜新民来告你，
老爺火簽傳你公堂去。
問你家中失落什么物？
口供倘若讲无好勢，
老爺一定会动刑具，
讲明張成玉被你害死。

馬金定：（唱）

父亲第一糊塗就是你，
咱家沒有遺失什么物，
要叫我上堂怎样讲起；
公堂对証我是不敢去。

白水江：（唱）

馬洪父女免惊疑，
公堂有我来主持，
大小事我担得起，
公堂若是不敢去，
張成玉死罪要捨給你。

馬 洪：好好，白大爺莫生气。

白水江：隨我进入。

馬 洪：叩見老爺。

严雨山：（唱）

馬洪我來問你，
不知你家中失落什么物？
公堂照实来招起，
若是胡言亂語老爺要动刑
具。

杜家，馬家，老爺公堂要
判你，
你二家口供大家要讲得好
勢。

啥人口供讲无定，
老爺刑具你敢不惊，
两班衙役二邊聽，
二人口供照实拼，

杜金蓮：（唱）

馬洪我問你，
不知你家中失落什么物？

馬 洪：（唱）

我家失落八件衣，
十兩白銀一部綉鞋被賊偷
去。

杜金蓮：（唱）

不知綉鞋是啥人作？

馬 洪：（唱）
　　綉鞋乃是我女兒手作。
杜金蓮：（唱）
　　这部綉鞋是啥人穿？
馬 洪：（唱）
　　綉鞋是我女兒所穿。
杜金蓮：（唱）
　　請老爷拿綉鞋給他穿，
　　不知老爷什么主意。
严雨山：（唱）
　　金蓮講話正是不錯，
　　金定若是穿會和是原告。
　　若是綉鞋穿不下是誣告，
　　將你关獄捎鐵鎖。
白水江，取出綉鞋給金定穿。
白水江：遵命。馬金定，这部綉鞋
　　你穿得下是原告，穿不下是誣
　　告。
馬金定：（唱）
　　拿起綉鞋心煩惱，
　　这部綉鞋这样小那里穿會
　　落。
我这双脚这样大那里穿會
　　和，
　　都是爹爹太不好，
　　你我一定会坐獄牢。
馬 洪：女兒，穿不下要強給它穿
　　下。
〔金定穿鞋穿不下被金蓮
　　夺上手。
杜金蓮：呸！（唱）
　　賤人做事實僥倖，

无故害表哥來归阴，
　　請大人兩眼來看真，
　　待奴穿給你看便分明。
（金蓮穿鞋）
請老爷觀看。
严雨山：嘿噃！（唱）
　　下官舉頭來看她，
　　果然綉鞋她好穿，
　　我罵馬洪馬金定，
　　公堂誣告太不明。
　　玉成冤枉公堂喪命，
　　這遭上司若知情，
　　下官紗帽難戴成，
　　這事要如何來斷定。
馬 洪：（唱）
　　老爷聽我来讲起，
　　只因為馬成被人殺死，
　　我才到公堂告冤義，
　　希望老爷來察理。
杜金蓮：（唱）
　　杜金蓮聽着氣沖天，
　　我罵馬洪無天理，
　　你家馬成被人殺死，
　　兇手也不是阮表哥，
　　大人为官要清正，
　　判断要分明，
　　明明馬洪父女誣告是真，
　　應該將他償命囚禁。
白水江：启稟老爷，非是馬洪父女
　　誣告，他家馬成被人殺死，這
　　要叫何人償命？
严雨山：这……